

三生石，三生路，轮回再见人如故，浮生无你是虚度！

情似故人来

中册

文安初心忆故人

作品

WENANCHUXIN
YIGUREN



中国出版集团
现代出版社



情似故人来

中册



文安初心忆故人

作品

WENANCHUXIN
YIGUREN



中国出版集团



现代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情似故人来. 中 / 文安初心忆故人著. -- 北京 :
现代出版社, 2015. 6
ISBN 978-7-5143-3595-8

I. ①情… II. ①文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92977号

著 者	文安初心忆故人
责任编辑	杨学庆
出版发行	现代出版社
通讯地址	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
邮政编码	100011
电 话	010-64267325 64245264 (传真)
网 址	www.1980xd.com
电子邮箱	xiandai@cnpitc.com.cn
印 刷	三河市金泰源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710mm×1000mm 1/16
印 张	21.5
版 次	2015年6月第1版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143-3595-8
定 价	35.00元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



目录

CONTENTS

-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|
| 第十三章 | 深院静···成婚 / 005 |
| 第十四章 | 扰帘枕···情动 / 032 |
| 第十五章 | 前世盟···秦淮 / 058 |
| 第十六章 | 共流萤···锦成 / 087 |
| 第十七章 | 风不定···求子 / 116 |
| 第十八章 | 寿宴惊···纳妾 / 140 |
| 第十九章 | 惜流景···北平 / 164 |



目录

CONTENTS

第二十章 世无常·遽变 / 190

第二十一章 空记省·伤别 / 219

第二十二章 为探病心身受辱 欲忘情李代桃僵 / 241

第二十三章 穷途得他解干戈 误入宴局息风波 / 267

第二十四章 踏雨而来意暖暖 隔楼相对心郁郁 / 293

第二十五章 婚纱难订偕老缘 花月共霁心霾晴 / 320



情似故人来

中册



文安初心忆故人

作品

WENANCHUXIN
YIGUREN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情似故人来. 中 / 文安初心忆故人著. — 北京 :
现代出版社, 2015. 6
ISBN 978-7-5143-3595-8

I. ①情… II. ①文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92977号

著 者	文安初心忆故人
责任编辑	杨学庆
出版发行	现代出版社
通讯地址	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
邮政编码	100011
电 话	010-64267325 64245264 (传真)
网 址	www.1980xd.com
电子邮箱	xiandai@cnpitc.com.cn
印 刷	三河市金泰源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710mm×1000mm 1/16
印 张	21.5
版 次	2015年6月第1版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143-3595-8
定 价	35.00元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



目录

CONTENTS

-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|
| 第十三章 | 深院静···成婚 / 005 |
| 第十四章 | 扰帘枕···情动 / 032 |
| 第十五章 | 前世盟···秦淮 / 058 |
| 第十六章 | 共流萤···锦成 / 087 |
| 第十七章 | 风不定···求子 / 116 |
| 第十八章 | 寿宴惊···纳妾 / 140 |
| 第十九章 | 惜流景···北平 / 164 |
- 

第二十章 世无常·遽变 / 190

第二十一章 空记省·伤别 / 219

第二十二章 为探病心身受辱 欲忘情李代桃僵 / 241

第二十三章 穷途得他解干戈 误入宴局息风波 / 267

第二十四章 踏雨而来意暖暖 隔楼相对心郁郁 / 293

第二十五章 婚纱难订偕老缘 花月共霁心霾晴 / 320

目录

CONTENTS



第十三章



深院静：
成婚

民国十六年的春天，江苏扬州。

一夜春雨潇潇，琼花疏影。此时的扬州城还未苏醒，座钟刚刚指向了五点。一户看着颇为气派的人家，东侧的角门“吱呀”一声，探出了一个瘦瘦的身子，一双灵动的大眼睛看着四下无人，整个人迈了出来，月白的短袄，黑色的学生裙，手里提着一个大大的皮箱，将角门轻手轻脚地关好，向着巷子东头吃力地跑去。

巷东一个穿着粗布衣裤的十五六岁少年正套着辆马车，焦急地看着，等那个瘦小的身影跑到跟前，一把把她的皮箱接过，连人带箱子揽上马车，向着城外疾驰而去。

瘦小身影问着少年：“船准备好了吗？”

“杜小姐，都好了。咱们到了六圩渡口，过了江，就到了镇江，再坐上快车用不了多久就到上海了。”少年由于紧张，说话也有些气喘吁吁，“凌泉哥说上海那边都准备好了，就等小姐去呢。”

被称作杜小姐的女孩子缩在马车上，紧紧抱着怀里的皮箱，这一去，她不知道后果。但是不管怎样，扬州是待不下去了。

马车狂奔了一个小时，终于到了六圩渡口，杜小姐从马车上灵巧地跳了下来，

还没来得及拿皮箱，忽然从另一侧的路上赶来了三驾马车，速度很快，烟尘四起，杜小姐的脸色变得煞白。

少年大声喊着船家：“王伯，快。”

但是已经来不及了，风驰电掣的马车在两人身边停下，一个穿着蓝锦长衫的年轻男人早已跳下，用力把杜小姐扯过，目光中全是厉色：“衡儿！”

完了，杜衡闭上了眼睛，被男人用力塞进马车里带了回去。男人一转身，指着少年发狠道：“敢拐杜家的小姐，往死里打。”

几个粗打扮的家仆冲了上来，对着少年一顿拳打脚踢，却并没敢往死里打，一个带头的看马车走远，喝住了其他人，指着少年道：“这也是赵家的人，真打死了谁赔得起？”一行人跟着回了杜家。

杜衡早被男人拎到了后院的杜家祠堂：“跪下！”

杜衡看着面前的牌位，跪了下去，倔强地抬头看着男人，眼中含泪：“二哥，如果爹娘还活着，不会让我下跪。”

杜仲看着妹妹，心里揪了一下，爹娘去得早，大哥早没了音信，只有这一个妹妹，杜仲一直宠在手心里。如果平时，看着妹妹这样，他的心早软了，但是这件事非同寻常，他实在没了办法：“衡儿，你堂堂一个大家小姐，不清不白跑到上海去找那个穷小子，你知道是什么后果吗？他怎么安顿你？”

杜衡咬唇道：“那也比嫁那个浪荡少爷强。”赵家的那个放荡公子赵石南，全扬州城都有名，自古扬州繁华地，遍地的青楼楚馆，只怕没人不认识赵石南。

杜仲皱着眉头，扬州城里提起赵家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。祖上出过一个榜眼，两个进士，书香望族自不必说。便是到了清末落了势，仍然受着官场的照拂。否则做丝绸生意的那么多，怎么就他家能做风生水起？只是到了前几辈，囤丝囤成了白老虎，反把自己困进去了。但即便这样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一个赵家在扬州城里跺跺脚，大家还要给几分薄面。杜仲自认为给妹妹配了这样的人家，不算委屈她：“你光看到他浪荡，你知道他在那种地方干了多少正事？”

杜衡气结，那种地方能干什么正事？她杜衡也不是裹着脚缩在家没见识的女人。她抬眸看了眼杜仲：“二哥，你这么说不违心吗？”低头说着，“你让我嫁赵石南就没所图吗？”

“你！”杜仲被戳中了心窝，抬起了巴掌，但是看看妹妹白皙如瓷的脸庞，还是下不去手，半晌，举起的手又落下，叹了口气。

杜衡说得没错，让她嫁给赵石南，他是有私心的。杜家虽比不上赵家，但也是扬州的丝绸大户。在杜仲父亲手里，做的醉花锦是扬州奇货可居的名锦。但是父母早早撒手人寰，醉花锦成色一年不如一年，渐渐卖不上好价钱。

眼看继续做丝绸要赔得精光，杜仲忙把城里的几处绸庄都转了出去，只剩下了生丝的出口生意，又筹了钱开了钱庄。五六年的时间，生丝的生意越来越滑坡，钱庄的生意反倒如火如荼起来。偏巧今年时运不济，杜家一直倚靠的官员左之祥调任，又赶上四月时局大动荡，警察局每天只进去人，不出来人，一时人人自危。杜家的钱庄提现的多，却没了存钱的，短短一个月就捉襟见肘。

这个危急时候，杜家跑遍了扬州城的富商大贾，只赵家提出可以借钱给杜家周转，但条件是两家联姻。一家人便不怕再说两家话。杜仲也知道赵石南喜欢眠花宿柳，也是因着这个毛病，已经十九还没门当户对的大户人家肯把女儿嫁过来。但是赵家老太太说道：“石南年轻，难免荒唐，成了家就自然好了。”

杜仲心里纠葛，但眼下钱庄马上濒临倒台，他也顾不得许多，至于赵石南的荒唐，都是男人，自己以前也荒唐过，他并不觉得是个很大的事。反正妹妹嫁过去是明媒正娶，荣华富贵一辈子。他不明白杜衡怎么就转不过这个弯来？竟然做出跟个穷小子私奔这么丢人的事？如果不是他疼爱的妹妹，做出这种伤风败俗的事，他早就打死算了。

“想不明白，你就继续跪着。”杜仲看了看杜衡，拂袖而去。

杜衡看着面前的一个个牌位，眼泪流了下来。哥哥究竟是哥哥，如果爹娘在世，就算赵家是金山银山，谁会舍得把她嫁给赵石南那个混账？

如果不是哥哥横加阻拦，她这个时候，都已经到了镇江，没准都到上海了。上海，杜衡没有去过，但是凌泉哥哥对她说，上海有高楼，有十里洋场，有女子大学。杜衡不是锁在深闺的小姐，四五岁的时候跟着哥哥读私塾，后来兴起女校，杜衡便去读女校。如果不是这场婚事，杜衡的目标就是到凌泉说的女子大学去见见世面。

想起赵凌泉，杜衡心里暖暖的。认识赵凌泉很偶然。三年前，杜衡十三岁，和女伴去茶社吃茶的时候，旁边几个十五六的年轻人正在高谈阔论，嗓门大得把这一桌子人的目光都吸引了去。唯独一个清瘦的少年，一直啜茶不语，只是淡淡听着。

其中一个虎头虎脑的搔了他一把：“凌泉，你说。”杜衡便知道了他叫凌泉。

“胸有鸿鹄志，何必慨而歌？”赵凌泉浅浅笑着，声音却很坚定。另一个人无

趣地说道：“凌泉那么有学识都不说，咱们瞎扯什么。”顿时刚才的喧闹销声匿迹了。

杜衡好奇地看着那个叫赵凌泉的人，不知道他怎么有那么大的威信，刚好凌泉抬眸，迎上了一对水汪汪的大眼睛。他的心咯噔荒突了一下。

一旁的人又问道：“凌泉，听说赵家买了留声机？”另一个人凑过去也问：“听说留声机会把人的魂魄吸了去，是真的吗？”

杜衡也曾经听爹讲过以前宫里的老佛爷都听过留声机，马上来了兴致，拽着女伴凑到了凌泉那桌，盯着他问道：“真的有留声机吗？会吸人魂魄吗？”

赵凌泉最不喜欢别人向他打听赵家。这些人对他的恭敬，只因为他是赵家人。但他在赵家却并不得意。

赵家是望族，几代同堂住在深宅大院里。赵石南的父亲是长子当家，而凌泉是母亲改嫁赵家三叔带来的继子，凌泉是有骨气的，并不愿弃了祖宗，跟着赵家姓赵。但是赵家怎么能容易养个外姓的小子，大大小小闹了好几次，硬逼着改了过来。

凌泉的继父在赵家尚且没地位，何况他这个拖油瓶。尽管他自小读书用功，处事稳重，却从没受到过表扬，只有歧视和冷眼。反倒是赵家的那些个浪荡公子，尤其是赵石南，处处风头过人。凌泉自知他在赵家是永无出头之日，只能走出去。而他那少言寡语的继父，并不干预他的前途，任由他考学到了上海，只是假期回来。

他厌烦了别人向他打听赵石南的放浪形骸丰功伟绩，那留声机就是赵石南不知道从哪里用五十个大洋淘换来的，本来想冷冷拒绝，但是看到那双清澈的眼睛，不知怎的，心就软了，他第一次好脾气地说着：“留声机不会吸人的魂魄，有一个小针划着唱片，声音就出来了。”

“唱片是什么？”杜衡更好奇了。

赵凌泉也解释不清，他也只是在那个浪荡公子向全家显摆的时候瞄过一眼，再详细也说不上来，他对杜衡笑笑：“有机会拿给你亲自看看。”

赵凌泉并没有把留声机拿出来的机会，却慢慢和杜衡熟悉了起来，一个豆蔻年华，一个少年意气，凌泉的博学和沉稳让杜衡十分钦佩。而一次次脉脉相对，言语试探，虽未言明，也心意两许。

杜家的媒人一直没断过门槛，只是杜仲舍不得妹妹，想留两年。尽管她还不懂风月，但想想未来的夫君，如果能像凌泉哥哥那样，出口成章，诗文曲赋，便最好了。杜衡想到这些就羞红了脸。

这次听到婚讯，杜衡马上给凌泉写了信，凌泉立即回信告诉她来上海，凌泉在震旦学院读大学，已经安排好等着她来。

这场计划周密的出逃被杜仲毫不费力地发现并破坏了，杜衡懊恼极了。该死的破婚事，该死的赵石南。

杜衡在祠堂跪了不到半个小时，偷偷瞄了眼外面，也没人看着。站起来活动了活动筋骨，从最东边到最西边缓缓溜达着，看着一个个牌位，杜衡心里祈祷着：各位老祖宗啊，我可是你们嫡亲嫡亲的后人，千万要保佑我别嫁给赵石南。

舒活完筋骨，杜衡抱膝坐在了地上，垂下了头。希望也仅仅是希望，最后的挣扎过后，婚期就在下月初八，只剩十天了，还能怎么样。

日已过午，杜衡的肚子也咕咕叫了起来。这个臭二哥，还真狠。杜衡愤愤地揪着手指。忽然门吱呀一声开了，一个穿着桃红镶银边短袄，系一条同色湖绉裙子，比杜衡年长些的女子提着小篮进来。

“嫂子，饿死了。”杜衡噙着嘴。

“这不是给你拿吃的了嘛。”佩兰打开食盒，端出了千层黄金糕和翡翠豆卷，看着杜衡吃得着急，又递来一碗红豆粳米粥：“慢点吃。”

杜衡吃喝完毕，看着佩兰微微笑道：“我饱了。”

佩兰嫁入杜家六年，眼看着杜衡从一个小丫头长成现在这般窈窕年华，对她的疼爱比起自己家的妹妹也不差分毫。对于把杜衡嫁给赵石南，佩兰本来一百个不同意，但杜仲坚持，佩兰也没有法子。

佩兰看着杜衡叹口气：“衡儿，这次委屈你了。咱们家，你也知道，要不是赵家的银子，现在还有债主追着上门呢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面对着嫂子的低声软语，杜衡不能像在二哥面前那么硬气。嫂子嫁给二哥，杜衡一直觉得是亏大了。二哥十七八成家的时候，也整天在外面晃荡，娶了嫂子敛了不少性子，但脾气倒越来越大，嫂子受了不少委屈。至于二哥为什么会娶嫂子，杜家的倚靠左之祥是嫂子的亲大哥。这就是大户人家的婚姻，以婚联姻，以姻互利。

“嫂子，你嫁给二哥后悔吗？”杜衡忽然问着。

佩兰愣了一下，随即摇摇头：“不后悔。虽然嫁给他的时候，我很担心。但是这么些年相处下来，以心换心，就是石头也能焐热的，何况人呢？”

杜衡的心跳了一下，以心换心，这四个字让她印象很深。但是她怎么和那赵石

南换，想想那个全城闻名的风流大少，她就一个头两个大。

她可怜兮兮地抬头看着佩兰，眼泪都要掉出来了：“可我真的不想嫁赵石南。”尤其想起赵凌泉，她的心更要撕裂一般。年少懵懂的她第一次有种撕心裂肺的痛。

佩兰叹了口气，紧紧握住了杜衡的手，她也知道杜衡偷偷去找赵凌泉的事，赵凌泉因着赵家，也小负盛名，因为凌泉母亲带着他改嫁赵家后，他硬着骨头死活不肯改姓赵，更不进赵家的族谱。那事沸沸扬扬一闹，本来赵凌泉的继父就是旁支庶出，在赵家并无地位，再加上这么一档子事，赵凌泉更成了赵家的笑柄。除了外人碍着他是赵家人给几分颜面，同一宗族的人并没给过他好脸色。

佩兰见过凌泉。如果抛开门第，论相貌论人品，凌泉和衡儿的确般配。但是偏偏凌泉这个身份，杜仲绝不肯把这唯一的妹子嫁给这样的一个人。

“衡儿，认命吧。”佩兰叹口气，“也许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糟。”

杜衡放声大哭。除了认命，有什么办法。虽然杜衡是受过新式教育的女孩子，出了校门，仍然要服从婚姻大事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父母不在，长兄为父。半点不由人。

杜仲对杜衡还是不放心，从祠堂放了出来又锁进了后院的闺房，当初赵老太太见了杜衡的照片，便一口指定要这个女孩嫁进赵家。万一哪天真的看不住跑了，他可怎么向赵家交代，赵石南，赵老太太，哪个是好惹的主。现在衡儿逃婚的事幸亏他封锁得严，否则被赵家知道了，不知道又是场多大的风波。

“你把衡儿关起来算什么？”佩兰急了，“她是杜家的小姐，不是小猫小狗。万一憋出个好歹看你怎么办。”

“你放心好了。她才不会憋出毛病。”杜仲对杜衡太了解了，从小开朗活泼，这点折腾她经得起。

杜衡开头还抱着希望，希望哥哥会改主意，希望凌泉能回来，一天天过去了，眼里希望的星光一点点黯淡，直到完全熄灭。

初八是杜衡出嫁的日子，一直关到初七晚上，杜仲才把杜衡放了出来。看着她渐渐瘦削的身板，一双水瞳倒显得越大，只是少了以前的生气。

杜仲终究有些不忍：“衡儿，别怪二哥。”却也再说不出什么。

杜衡轻轻叹了口气，事到如今，埋怨也好，责怪也罢，都没用了。

杜衡敛了所有的怨愤，静静地坐在镜子前，任由人摆弄，从里到外换上大红的嫁衣，长长的头发绾成发髻，珠钗玉钿披挂了满头，一直从凌晨折腾到上午，才终于把那厚重的出嫁行头全部装备完毕。一方喜帕盖上，便等着新郎迎娶。

佩兰一直守在杜衡身边，早已不住地擦着泪，杜仲见不得这个场面，出去看嫁妆准备得是否妥当。

算好的日子，算好的时辰，赵家的人准时到了。杜衡的头上盖着盖头，却听得外面一阵鸣笛，身边的人突然议论纷纷：“赵家太厉害了，从哪弄来的汽车。”“去看看。”

汽车？杜衡是听说过，偶尔在扬州城里会看到一辆，都是扬州最有权势的人坐在里面。她没有想到，自己出嫁居然有辆汽车来接。只是赵家也终究没有破了旧规矩的勇气，那辆系着红绸的汽车只是在前面开个路摆摆阔气，新郎和新娘依旧是传统的骑马和花轿。

杜衡麻木地被人搀扶到了花轿里，外面鼓乐齐鸣，那一刻，眼泪终于肆意地流了下来。所有的不甘，所有的不舍，就这么今生作罢了。

花轿后面，是杜衡浩浩荡荡的嫁妆队伍，大到“千工床”“万工轿”“子孙桶”，小到梳妆盒奁、针线盒、日用小件，还有无数的金银珠玉，最末的是珍藏了多年的两大箱醉花锦，两箱丝绸，两厢厮守。

系着红绸的嫁妆一件件，一箱箱，形成了一队浩荡的队伍，这不仅是杜仲对妹妹的疼爱，也是杜衡以后在赵家的脸面，更是杜家在扬州城的脸面。

十里红妆，铺陈了一路，那天扬州城的老百姓围着嫁妆队伍，争相看着，长见识，啧啧叹着，大户人家的手笔，只能看看过过瘾，随便哪一件，都够普通老百姓一家吃一年了。但是只有杜仲知道，杜家如今空虚，除了爹在世时给杜衡准备好的嫁妆醉花锦，剩下的金银，赵老太太都会返给杜家。如今杜家能给杜衡的，只有个空架子了。

麻木地完成了拜堂成亲，杜衡自己坐在洞房里，悲伤眼泪都已散去，只剩下无穷无尽的害怕。她没见过赵石南，但在她的想象中，一定是个斜眼歪嘴满目狰狞的家伙，才不负那个浪荡公子的盛名。

不知等了多久，杜衡倚着雕花大床几乎直打盹，忽然门咣当一声，一股酒气扑鼻而来。一个身影挡住了杜衡面前的光。没有任何征兆，也没有任何话语，杜衡只